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5-0081-06

对立与融合

——试析 R.S.托马斯诗歌中的科学与神性

蒋 芬

(玉林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科学与神性是诗人 R.S.托马斯诗歌关注的主题。在诗人笔下,科学与神性之间的关系是悖论的。他一方面批判以工业文明和重商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给人类带来价值观的颠覆,造成精神冷漠,从而丧失理解神性的能力。另一方面,诗人认为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纯科学探索宇宙的神奇,具有想象性和直觉性,是以艺术的方式认识世界,与神性探索具有共性,从而产生融合。

关键词: R.S.托马斯;对立;融合;科学;神性

中图分类号: I561.07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5.014

一、引言

罗奈特·斯图亚特·托马斯(简称 R.S.托马斯 1913—2000)是当代威尔士享誉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歌凝练、嶙峋,不事雕琢,却“写出真正的威尔士”。^{[1](P533)}托马斯关注威尔士的现状,面对工业革命、物质主义和重商主义给威尔士民众带来的精神冷漠,他留下大量诗歌和散文思考工业背景下人类精神危机的救赎。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发现,科学与神性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首先,诗人批判以工业革命和重商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使威尔士人们变得疏离、冷漠,从而失去了理解神性的想象力。其次,诗人认为,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纯科学,由于探索宇宙的奥秘,具有想象性和直觉性,能促进人类对上帝和祈祷的本质的理解,能促进宗教信仰。诗人认为,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物理学是动态的,它是集信仰与希望、探索与理解、观察与赞美为一体的存在,与诗人追求、感受神性具有一致性,从而体现了神性与科学的融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托马斯将科学分为应用科学和纯科学。根据克里斯托弗·摩根的研究,托马斯所指的纯科学是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抽象的实证调查与推断;而“应用科学”或“机械”指的是将纯科学转化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科学技术。^{[2](P102)}按照这个说法,纯科学主要指内心推理过程,而应用科学则指技术发展。托马斯在自传《无名小卒》中明确表示:“要谴责的不是纯科学,而是应用科学。出于经济考虑,应用科学被用来盘剥和耗尽地球资源以满足科学创新的需要。人类的贪婪永无止境,不断生产机器、飞机、导弹及所有现代世界中的技术。”^{[3](P108)}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的观点是“认可纯科学而驳斥其在技术上的应用。”^{[2](P108)}

二、破坏人性、阻碍神性的机器

早在 1952 年出版的《拖拉机上的肯瑟兰》中,托马斯就注意到科技给自然和人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首诗中,托马斯写道:“他如今是个新人,机器的一部分,/金属当神经,汽油作血液”、“开车

收稿日期:2016-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项目编号:12BWW007);玉林师范学院院级重点项目“R.S.托马斯诗歌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4YJZD10)

作者简介:蒋 芬(1975-),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诗歌研究。

上班真像个大人物。/一个武士手握兵器,打破大地/沉默的镜子,赶走林中的/狐狸、松鼠和漂亮的松鸡”。^{[4](P65)}这首诗尽管带有一点戏谑的成分,但是拖拉机上的肯瑟兰成了机器的一部分,金属成了他的神经,汽油做成了血液,则暗示机器对人性的异化。而机器的出现,赶走了狐狸、松鼠和松鸡,造成自然环境破坏。只是整首诗的基调是轻快的,诗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机器对自然和人性破坏的严重性。在1963年的《学识》中,八十五岁高龄的杰布·戴维斯“在草生长的地方刈草,/胡须挂着金色的露珠。/长镰刀霍霍的节奏/让这副高大身躯很轻盈”^{[4](P241)},他还能用轻松的、孩子般的勇气来面对机器带给人类的危险,“保持天真呗。/永远别去想机器,/它燃烧的是人的灵魂”,^{[4](P241)}但也意识到了“机器燃烧的是人的灵魂”。从1972年出版的《H'm》开始,托马斯就持续关注机器对自然和人性的破坏。在《H'm》这部诗集的第一首《从前》中,诗人写道:“上帝看着天空,于是我出现了/揉眼张望眼前的一切:/大地冒烟,没有鸟歌唱;/炽热的海滩不见脚印,/滚烫的海里没有生灵/……仿佛重入世间”。^{[4](P433)}这里不禁让人想起了《圣经旧约》中上帝造人的故事。叙述者仿佛是人类始祖亚当,他重入世界。这个世界似乎刚经历了一场大浩劫。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进入的不是人类的乐园——伊甸园,而是“一同/作为白日的联盟;/我们前去迎战机器”^{[4](P434)}。在1972年的《后记》中:“罐头跟着传送带的/乐曲列队前进。/十亿嘴张着,生产,/生产,/转轮呼啸。/莽莽金属丛林中,/唯一充满人性的声音/是诗人在哀叹/落叶性的语言。”^{[4](P463)}在“生产、生产、生产”的口号下,作为创造性的个体已经淹没在流水线上,跟着传送带,人们已经麻木,唯一剩下的是诗人在哀叹人性的丧失。在《他者》中,男男女女都被机器所代表的现代消费主义吸引,而失去自我。“机器出现/在远处,自个儿唱起/金钱。它的歌如子宫,/他们被捕获进去,男男女女/一起进。村庄就像蝇虫/将被吸空。”^{[4](P584)}在《安·格里菲斯赋格》中,诗人写道:“十九世纪/很平静;/就是说,一个乡村/没有电缆和电线塔,/但是开放的,可以让思想吹进来/从也许是很远的地方/接近真理。”^{[4](P968)}十九世纪,还没有机械化的乡村更接近真理,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自然能放飞人类的心灵,暗示心灵的“平

静”来自于没有机器的日子。如今,人类已经失去自我,坐在拖拉机上,没有思想,精神已经沙漠化了,“白痴和他兄弟/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在集市上转悠,出了名的痴笑/挂在车边照亮不了/任何东西。这就是人类/被有钱的亲戚带去兜风。那些反应是固定的:/颠簸,微笑;颠簸,微笑。”^{[4](P485)}最让托马斯痛心疾首的是:“林立的天线/仿佛悄悄入侵的舰队,/未被察觉,锚定在这些/得到资助的山间。他们复制/自己的形象,投射在光滑的/屏幕上为空洞的音乐/伴奏。”^{[4](P708)}(《不见了》)这里曾是威尔士山区农民普里瑟赫的故乡,原来的石楠丛、沼泽地,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如今诗人也无法辨认出来,到处林立着天线,一副现代化的场景。托马斯在自传中写道:“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今天的威尔士已经是架线塔和电缆线的天下了”。^{[3](P99)}而且,“他们复制/自己的形象,投放在光滑的/屏幕上为空洞的音乐/伴奏”,机械化的、单一的生活将促使他们快速建立起墨守成规的自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毫无思想,机器则成了“否定个性的存在”^{[5](P76)}。机器不仅破坏自然和人性,还能让人更加依赖它。在《另一个》中,“我跳进那个世界,/露出轮牙微笑,/用铁手打断/他们伸出的手。……我则把他拆开/一首接一首,攻击/他,用我的X光眼睛/去揭露他内在的/空虚。他现在蜷缩/在没有壁炉的屋子里/靠着我,抵押掉/各种蹩脚的技巧,/想得到我的好处。”^{[4](P844-845)}这里,机器化身为第一人称叙述。靠着机器,诗人则“空虚”地“蜷缩”在屋子里,机器已经使诗人变得失去自我,不再有创造力,只能越来越依赖它。

机器成了托马斯对机械的、思维固化的全球消费主义思想的速写。而且,从自然世界放逐,进入工业的、商业的、都市的机器世界,人类思维变得迟钝,从而失去想象的能力,因为想象力只有在自然世界中才是最活跃的。对托马斯而言,想象力“是已知的、人类心理与上帝接触的最高级方式”,^{[5](P78)}机器世界就代表了人类丧失理解神性的能力。人类理解精神的根源存在于大自然环境中,它不断地给予启示;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体验及真实的神性体验,人类亲近自然。而以科技为代表的机械破坏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亲密,从而造成自我异化和人类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异化。机械,披着“进步”的外衣,起着反作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

亲密关系崩塌。托尼·布朗认为,上帝或“最高实在”的本质及他与这个“最高实在”的关系是托马斯后期诗歌中的主题之一。^{[5](P75)}对于诗人而言,受机械支配的生活将个人独特的、想象的、真实的自我与上帝隔离开来。这是一种分裂的,崩溃的生活。在收于1963年的《真理面包》中的《花园》里,诗人写道:“它是人类古老的乐土。/呼唤它们的名字时,/幼芽便破土而出,/静静爆破的力/得到无罪的释放。”^{[4](P279)}这里的“花园”指的是“伊甸园”,它是“人类古老的乐土”,这里曾经充满着天真和快乐。然而,托马斯称“幼芽”的破土为“静静爆破”。我们很清楚,汽车、雷电及鸡蛋等有可能“爆炸”,但只有“炸弹”才会“爆破”。那么,托马斯在这里就将上帝缺席的伊甸园与现代社会的战争联系了起来,从而将诗歌原有的天真、快乐带入了战争与罪恶,与上帝愈行愈远。在《上帝的故事》中,“上帝/看着一只干干的圣杯,/感觉机器冰冷地碰触/他的手,把他带到/钢制祭坛。/‘你在哪?’/他唤道,寻找他自己/在无声的嵌齿与不倦的轮轴间。”^{[4](P547)}圣杯是耶稣在受难前的逾越节晚餐上,遣走加略人犹大后,和十一个门徒所使用的一个盛葡萄酒的杯子。耶稣曾经拿起这个杯子吩咐门徒喝下里面象征他鲜血的红葡萄酒。祭坛上的“圣杯”里应该装着红葡萄酒,而这里的圣杯是“干干的”,祭坛作为上帝赐福给他子民的通道也是“钢制的”,而上帝,在机器时代,居然迷失了自己,“在无声的嵌齿与不倦的轮轴间”,虚弱的上帝受到了机器的掌控。托马斯曾经在自传《无名小卒》中认为,乡村生活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他很怀疑,在工业小镇中,他还能否做礼拜并坚持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牧师,托马斯笃信上帝。可是在工业社会中,许多信仰者已经失去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技术普遍使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强调不断发展,导致对更多的原材料的需求,这将导致资源的枯竭和对环境的破坏。而到达利恩半岛之后的托马斯认为机器、核弹和神话般的伊甸园之间存在着冲突。机器使个人与上帝变得疏离起来,阻碍了人与环境的和谐,而和谐的缺乏正是现代社会焦虑的根源。托马斯后期的诗中总是在探索不断扩张的科技与心灵、神性的矛盾关系。在1995年的《绝不休战》中的《猛禽》中,诗人写道:“你把上帝弄小了,/让他骑跨在/吸液

管或曲颈瓶上/研究那些泡泡,/全神贯注于一个/没有结果的实验。”^{[6](P406)}这里,上帝变小了,成了科学实验的产品,已经被驯化了。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历史》中:“太阳沉落时/灯火照亮无数/实验室,科学家们试图/将心灵的黑暗变成知识的白昼。”^{[4](P1049)}而在“黑暗”里,“那里有手/可以牵,有声音可以听,/比外在的回音/更可靠^{[4](P668)}。”黑暗是诗人偏爱的精神领域,那里拒绝任何理性的解释。而如今“心灵的黑暗”,将被“知识的白昼”所取代,那就阻碍了诗人在黑暗中凭直觉感知、创造性地探索黑暗与神性。

托马斯还在诗歌中描述了上帝与机器之间的不可调和。在1972年的《独白》中,上帝说“在教堂内/你们构建我你们却跪拜/机器”。^{[4](P473)}在《问》中,“我可见过宗教/手在机器掌中/被捏痛时/强作欢颜?”^{[4](P1058)}诗人还描述了机器的理性阻碍了上帝对人类的启示。在《偏爱》中,诗人写道:“夜晚醒来时,/我毛发竖立,因为经过的/各种现身都不是人;/打开灯,照一照物品/和内饰,很快又关掉,/因为偏爱黑暗之地/胜过我们已被驯化的确定性。”^{[7](P217)}这里的“灯”,如同“打电话”中的电话机一样,构成了一种确定,驱散了“黑暗”,从而拒绝体验黑暗中非人的“存在”。

三、科学与神性的融合

托马斯所面对的科学与自然的关系的困境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就被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提了出来。华兹华斯在1802年的《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就想象了科学与诗歌的关系,他认为:“倘若科学家的劳动能创造出物质革命……诗人将愿意跟随科学家的步伐……将感性带入科学对象本身。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将成为诗人艺术合适的对象……”^{[7](P141)}二百年后的今天,在华兹华斯无法想象的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家确实创造出了“物质革命”。然而,华兹华斯所持的“诗人将跟随科学家的步伐……将感动带入科学对象本身”的预言,在托马斯这里,则需要辩证地对待。如下文将要分析的,托马斯有意识地将科技术语融入诗歌中,在某种程度上是跟随了科学家的步伐。然而,托马斯的“跟随科学家的步伐”却不是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所表述的。他将感性带入科学对象本身,如同他将科学词汇融入诗中一样,不是象征

科学与艺术的融合,而是“出于反叛”,^{[2](P132)}诗人捍卫诗歌远离科学,斥科学为诗人的死敌,至少应用科学是如此。然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思想继承者,托马斯坚持着华兹华斯关于诗歌与“科学对象”亲密互惠的梦想。但托马斯描述的是分裂与争论,因为科技的扩张威胁着精神体验的毁灭。而精神体验又是诗人的精神源泉。但对托马斯而言,为什么华兹华斯的梦想是不可实现的呢?在他的自传《无名小卒》中,我们发现支撑托马斯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分裂的神学”^{[2](P133)}:“对于托马斯而言,人类要是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善恶果该有多好。他多次表明,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类的利益,他是多么不适宜运用那些智慧。然而,倘若人类没有探测、探求、质疑地球和自我来充分利用和发明工具,同样是不可想象的。”^{[3](P107)}在这段引文中,托马斯并没有嘲弄科学,认为不是科学危险,而是分裂的心灵危险。因为栖居在科学里的善恶双重性也同样反映在人类的心灵上。托马斯甚至将人类精神的分裂溯源到《创世记》中人类的堕落。如在1995年的《阿法龙》中,托马斯就写道:“这是亚当的另一个/王国,他早就/继承了,假如当初/拒绝了那个苹果,那个带有/恶性果核的核水果。”^{[6](P354)}托马斯这里甚至将原子弹与《创世记》中人类的堕落紧密联系起来。因为人类的堕落和贪婪,才有了后来机器的制造。了解了托马斯这个神学基础,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以矛盾的态度对待科学。如他在传记《无名小卒》中写道:“上帝通过造物的神秘运行来向爱因斯坦和施罗丁格启示”^{[3](P106)},就在几页之后,托马斯又哀叹:“人类发明了使自身面临危险的力量……这肯定会导致毁灭人类全部成果的战争,包括人类自身的毁灭。”^{[3](P108)}在1995年的《万圣节》中,托马斯写道:“心灵迷宫的/中心有机体在嚎叫,/呼吁牺牲爱之情。”^{[6](P429)}这里的机器已经不再是孤独的时间的掉包儿,而是内在于人类心理,住在“心灵迷宫的中心”。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托马斯与机器的论争,实际上是与人类心灵的论争。

面对着以机械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精神带来的危机和分裂,托马斯不断探索,以一名哲学家的洞察、当代诗人和牧师的良知与敏锐,认为纯科学能治愈这种分裂。诗人还预言,精神与物质、艺术与科学,出于理解和统一的需要,将居于同等

重要的地位并被人们所追求,从而实现融合。托马斯甚至还想象宗教的目的、科学的目的与艺术的目的合为一种生存,这种生存既笃信又希冀(宗教),既探索又推断(科学),既观赏又赞美(诗歌)。诗人在现代物理学这个大的背景下将探索、推断和祈祷合并在一起。在《利恩一年》中,诗人不断反思存在的本质。他认为在利恩,旧唯物论思想正在衰落。而现代物理学,将物质简化为一种稀薄的蒸汽状态,就像连接两片电荷之间的电流。物理学家们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宇宙是多么神奇。原子分裂后还有更小的粒子,粒子后还有更小的。要是人类跑得比光速还快,他就会和宇宙一起消失,进入巨大的黑洞。那么,对神性的恐惧就会回来。就像《约伯记》中所言:“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3](P145)}站在利恩的夜里,诗人仰望星空,思索着遥远星系,同时意识到它们属于有限宇宙空间,并感叹将一切保持平衡的“存在”的神奇。在传记中,诗人写道:“他已经足够长寿,知道科学家的发现已使宇宙超出人们的想象。太空是巨大的,几年来宇航员向我们展示了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球。在此之外,还有一颗颗星星,一个个星系。在我们星系的边界,还有另一个,直到永恒……《圣经》的作者都会承认这太奇妙了。”^{[3](P10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托马斯关于宗教与科学的解构思想,二者不是相反的对立,而是调和的,在认识宇宙和意义表达中,有着共同的探索、理解和颂扬。在1975年的《调解》中,托马斯赞成通过研究纯科学而实现精神体验的可能性:“神对一位说:来/运用数字和图形/来我这;看我的美/尽在星星之间的/角度里,在我王国的/公式里。带着/你的透镜/来崇拜/我的维度:远/在外,远在内,/永远有更多的我/比例相称。”^{[4](P560)}这里运用纯科学来激发精神或宗教的奇迹,并没有使神的维度减少,反而能探索它们更宽的范围。同样,在诗歌《他们》中,科学家被叙述者称为“新的探险者”,他们通过科学来发现神性,而科学,在这里转化为祈祷者:“我双膝跪的时间太长,/在为一条晦涩的讯息犯愁? 那些人也有自己的方式,/但不是用祈祷破解那个深奥的密码。”^{[4](P652)}

在这些诗里,托马斯似乎与作为科学探索的“他者”和平共处,不仅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方式”与诗人自己的方

式形成互补。其实,早在1978年的《罗杰·培根》中,托马斯就想象科学家罗杰·培根的宗教信仰是凭借科学来体验神性:“然而/他在曲线和公式里/继续做梦,/鼻孔里有硝石的气味,/他看见上帝身上/那个洞穴其实是/知识的伤口,便把手伸进去,然后信了。”^{[4](P721)}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体验上帝和科学实验之间的统一,科学知识组成基督的伤口,暗示它在神的苦难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成了宗教信仰的入口,触摸伤口在这里成了刺激信仰的因素。而在1995年的《细微差别》中,诗人写道:“不怕/自己的祷告没有/回音。物理学认为/他们没有错。现实/是由声波和粒子构成,/扑面而来是哪个两面神/所选。……祈祷,也许就是/去促成一个极小的偏转。”^{[8](P368)}托马斯这里甚至暗示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促进了人类理解上帝和祈祷的本质。科学知识在这里预见并证实了直觉知识。托马斯认为,现代物理学关于万物本质的说法与诗人或圣人的说法相类似。物理学家相信有一个生命网络,连接宇宙世界的万物。所有生命息息相关,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受伤害或被滥用,都

会波及整个网络的生命。

四、结语

托马斯一方面谴责以工业革命及重商主义为代表的机器给人类带来环境的破坏、人性的沦丧,阻碍人类感受神性,使人类精神陷入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又期盼纯科学与神性的融合。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是莫名其妙或互相矛盾。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者,托马斯极力想继承华兹华斯的关于科学与诗歌之间的美好理想,“跟随科学家的步伐,将情感带入科学对象中”,让科学“成为诗人艺术的合适对象”。托马斯使用科学词汇入诗是一种策略,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人类沉湎于运用科学促进技术进步而贪婪追求物质的救赎,从而排除了精神的想象。这种沉迷的发展不仅会导致人类的异化,还将导致人类的毁灭。托马斯认为,纯科学具有一种潜在的统一力量,是想象性的、直觉的、艺术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科学则有可能实现与神性的融合。

参 考 文 献

- [1] 王佐良. 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2] Christopher Morgan. R.S.Thomas 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diety[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 R.S.Thomas. Autobiographies[M].Trans.by Jason Walford Davies,London: J. M. Dent, 1997.
- [4] R.S.Thomas.Collected Poems 1945-1990 [M].程佳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 [5] Tony Brown. R.S.Thomas [M].Bangor: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2006.
- [6] R.S.Thomas.Collected Later Poems[M]. 程佳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7] William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The Prose work of William Wordsworth [M].Volume I ed. W. J.B. Owen & J. W. Syns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8] R.S.Thomas.Selected Prose [M].Sandra Anstey (ed). Bridgend: Poetry Wales Press, 1986.

Paradox and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cience and divinity in R. S. Thomas' Poetry

JIANG 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Science and divinity are themes of focus in R. S. Thomas' poems. In his works, there are paradox between science and divinity. On the one hand, he criticizes the applied science represented b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commercialism which lead to overturn of values, spiritual indifference and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divinity. On the other hand, he believes that the pure science represented by modern physics, which explores the magic of universe, is featured in imagination and intuition and artistic understanding of world. For him, such science is similar with divine exploration.

Key words: paradox; integration; science; divinity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